經史雜記

經史雜記卷六

安康王玉樹廷楨

相墓非始於郭璞

世傳相墓之術始於郭璞然後漢書袁安傳安覓地葬父有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爲三公安從之故累世隆盛晉書羊祜傳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祜乃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祜墮馬折臂果位三公則又在璞之前卽璞本傳亦止載其卜筮靈驗之處亦未嘗及相墓又璞所著書載其靈驗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費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韻一篇注爾雅三蒼

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及所作詩賦誄頌共數十萬言亦無所謂葬經也惟內稱郭璞葬母暨陽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果沙漲數十里又璞爲人葬墓晉明帝微服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當致天子帝曰當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後世皆以爲葬術之始而葬術之行亦卽由是時而盛陶侃將葬父家中忽失牛有父老謂曰前岡見有一牛眠山汙中若葬之位極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當出二千石侃尋得牛因葬其處以所指

別山與周訪葬其父後果爲三公訪爲刺史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謂此非常地後果爲天子齊高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宋明帝惡之遣占墓者高靈文往相之靈文先給事齊高乃詭曰不過方伯耳私謂齊高曰貴不可言後果登極齊高之母劉氏與夫合葬時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及墳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者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騎常侍坐事誅柳世隆曉術數于倪塘創墓與賓客往遊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正葬其地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令墓

工惡爲之逾年嶷卒梁武丁貴嬪薨昭明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買葬之有道士謂此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後事發昭明以此慙懼而薨吳明徹葬父有伊氏善占墓謂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過此此是最小子大貴之徵明徹後果大貴是相墓之術六朝時已盛行矣據昭明太子傳不利長子吳明徹傳最小子大貴之言即術家所云大房小房之說也

渾天儀傳自齊梁

言天體者三家一周髀亦曰蓋天二宣夜三渾天宣夜

家絕無師說不知其術若何周髀之說謂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攷驗天象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儀說云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

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康成陸績王蕃姜岌張衡晉人葛洪皆論渾天之義江南宋元嘉中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令錢樂之亦鑄

銅爲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于長安衡長八尺孔經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自唐宋以來其法漸密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

環以其上下四旁于是可攷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單赤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度數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攷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

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内而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轉運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大略也

唐古文非倡自昌黎

攷新唐書文苑傳序唐興百餘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閒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爲一代法此其極也是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非也案唐書韓愈傳大歷貞元閒文字多尙古學效揚雄董

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

鑽仰欲自振于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

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

獨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變駢體爲散文爲左拾遺上

疏陳政史稱其爲文彰明善惡長于議論其勝處有先

秦西漢之遺風然則獨孤及者爲有唐文路之前驅實

昌黎先聲之嚆矢也

書院創自唐開元

唐元宗於麗正殿置修書院稱爲麗正書院舊唐書職

官志所載開元七年於麗正殿置修書使是也後又創

集賢書院者二一在東都明福門外一在大明宮光順門外𨜶十三年與學士張說等宴於集賢殿因改名集賢改修書使爲集賢書院其大明宮書院本命婦院屋宇宏敞永泰九年三月詔僕射裴冕等十三人每日於集賢書院待詔是書院之名創自朝廷也自是凡讀書之地皆稱書院至宋則有四大書院范石湖石鼓山記謂徂徠金山岳麓石鼓也吳草廬重建岳麓書院記又謂四大書院二在北二在南在北者嵩陽睢陽在南者岳麓白鹿洞也然攷文獻通攷所載四大書院乃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岳麓四處其創建惟石鼓最先唐元和

閒衡州秀才李寬中所建卽刺史河中呂溫題尋眞觀李秀才詩者朱子石鼓書院記作李寬黃清老石鼓學田記仍作李寬中次則白鹿洞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爲洞主掌其敎授次則岳麓宋太祖開寶中郡守朱洞始創宇其議則創自彭城劉鰲又次則應天府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卽楚邱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閒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其名聞於朝廷則自白鹿洞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次應天府

大中祥符二年賜額次則岳麓大中祥符八年召見山長周式拜國子監主簿使歸教授詔賜書院名贈賜中祕書次則石鼓學田記云宋景祐丙子始賜額蓋仁宗景祐三年也通攷序於眞宗之前誤矣衡州府志至道二年郡人李士眞即李寛舊址創書院至景祐二年劉沆守衡州請於朝賜額馬氏又謂西京嵩陽書院賜額於至道太宗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於天聖仁宗二年然嵩陽茅山後皆無聞而四大書院之名獨著

漢侍中多用宦官

案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

伯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知漢侍中郎尚書所謂常伯常任是也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亾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古文苑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爲戒據此知漢侍中多用宦官洪适隸釋吉成侯州輔碑云處乎左右常伯之職輔亦宦官也

殷五官郎六官

案周禮六官唐虞夏商已有此制堯時稷爲天官契爲

地官舜改命禹爲天官契仍爲地官伯夷爲春官稷爲夏官臯陶爲秋官垂謚爲冬官是唐虞有六官矣甘誓言六官是夏有六官矣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致貢曰享注云此蓋殷制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正義云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爲殷制然天官以下即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六卿所法則有異殷以太宰爲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

門人問答之詞爲鄭志十一卷其崇精問焦氏云鄭云

康成箋注諸經其孫小同復裒其

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

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幷太宰

卽爲六官也但太宰旣尊故幷顯隸屬太宰之官五官

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太宰領太宗以下不條出其人者

略也是殷之五官幷太宰爲六卿六卿卽六官也

六軍將皆用卿

攷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詩小雅瞻彼洛

矣以作六師六師卽六軍也毛傳云天子六軍正義云

一卿將一軍大雅棫樸云六師及之常武云整我六師

是也天子六鄉六遂六鄉之制則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是也合鄉遂之衆可制十二軍而但爲六軍者不盡用民也夏官凡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蓋六官之長六鄉之大夫皆可爲將也六官之長卽是冡宰司徒等六鄉之大夫則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

于大司馬是也

兵車將居中

案魯頌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疏引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以證左人持弓又引成十六年晉與楚戰于鄢陵欒鍼爲右使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鄭無恤御簡子衞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又引書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上言左

右下别言御證御在中央是也此士卒之車也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成二年左傳晉伐齊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于矢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是御在左將在中也此兵車之制也其鄢無䘏御筋子是將所乘非士卒而以爲士卒者成二年傳杜預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疑筋子亦不自爲元帥蓋御左將中惟元帥爲然其餘諸將皆將左御中也

東漢功臣多儒將

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

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見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受學焉見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見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而勤于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闔門養威重見復傳耿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學老子于安邱先生弇亦少好學習其父業見弇傳祭遵少好經書及爲將取士必用儒術對酒設樂常雅歌投壺見遵傳

李忠少爲郎獨以好禮修整稱後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見忠傳朱祜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祜不時見先升舍講畢乃見後以功臣封鬲侯帝幸其第笑曰主人得毋舍我講乎見祜傳郭涼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見涼傳竇融疏言臣子年十五教以經藝不得觀天文讖記見融傳他如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皆少時游學長安亦見各本傳其一時諸將皆彬彬然有儒者氣象與西漢開國功臣多出于亾命無賴者迥不侔矣

宋初諸臣多習掌故

乾德三年范質等三相俱罷將獨相趙普而無宰相書敕帝以問陶穀穀曰古來宰相未嘗虛位惟唐文宗甘露之變數日無相左僕射令狐楚奉行今尚書亦省官可以書敕竇儀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也可書敕當時雖從儀議然古來偶有朝無宰相之事非穀熟於掌故亦不能即時記憶又普獨相後太祖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問穀下宰相一等有何官穀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偶承顧問即能援引故事太祖改年號乾德以爲古所未有後於宮中見乾德鏡以問竇儀儀

對以僞蜀曾有此號詢知果自蜀中來者始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太宗時皇子元傑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洎謂六朝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內史等佐王爲治或王子不之國則內史行郡事唐改爲長史凡親王授大都督不之鎭而朝命大臣臨郡者卽有長史之號謂親王之上佐也如殷文昌出鎭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出鎭幽州云盧龍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長史是也今王旣爲大都督又爲長史則是王自爲上佐矣據此數事可知宋初諸臣於朝章國典無

不究心倉猝間即有依據足資朝廷論討也

因諱改謚

人臣之謚賜自朝廷後或追改必因善惡未論定也宋乃有因家諱而請改者如丞相史嵩之奏謚忠簡以家諱改謚莊簡端明殿學士蔡抗奏謚文簡以祖諱更謚文肅請者許者俱無所嫌重諱故也此制惟宋爲然前未聞也至於謚文者明制惟由詞臣者始得之然如劉青田追謚文成李空同追謚景文皆無愧文字至于忠肅趙忠毅鄒忠介高忠憲馮恭定皆不得謚文而溫體仁乃謚文忠後追削之宜也

名宦鄉賢立祠

攷漢循吏傳元始元年詔祠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以文翁九江以召父臣信應詔書歲月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晉書陸雲爲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畫形像配食縣社此名宦之義也傳曰鄉先生歿其人可祀於社者謂之瞽宗此鄉賢之義也鄉賢之附學宮起自北宋宋史鄭侠卒州縣皆祀之於學楊慈湖之門人錢時理宗寶祐間守臣季鏞祀於學王圻續通攷度宗咸淳中蘭溪金景文事親至孝知縣沈應龍以景文及陳天歷董少舒請立碑建祠于學宮之後名三賢堂文天祥自

童子時見學宮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然其時未嘗有鄉賢之名元仁宗時婺源建鄉賢祠祀朱文公其地不必在學宮鄉賢之名當始於此名宦之祠起自南宋紹興中張運知桂陽監修庠序之教祀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衞颯唐羌等七人於學寧宗時許奕知遂寧府民德之畫像祀於學沿及元末順帝時游宏道爲化州通判海寇犯境戰死祀於文廟側是時亦未嘗有名宦之名其祀或出於官或出於民皆本公論至明宏治九年王雲鳳字應韶遼州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巡撫宣府爲祠部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

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爲定制見明史槀又明會典載萬
歷二年會各府按釐正名宦鄉賢有不應入祀者卽行
革黜又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褚人穫堅瓠集各書所載
成化中給事中王徽以論宦官牛玉謫普安州判將卒
屢戒其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居其中切不可
入論牛玉在成化時尙未立鄉賢其李必在宏治閒 宏治中劉健爲相時河南
有司欲以其封翁入鄉賢劉謝曰吾郡鄉賢祠有二程
夫子在吾父何敢竝焉王劉之論意見高遠非後人所
能及矣

同授之典

宋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文武官並遷秩應敘封欲回授祖父母者聽而陳堯叟傳云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卽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於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旣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蓋堯叟父省華在眞宗景德時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而堯叟已遷刑兵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母獨得褒封不及其父蓋景德在大中祥符之前其制或如此也李虛己以南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己請罷其妻封以授祖

母詔悉封之而不及其祖寇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囘授之朝臣得囘封祖母自瑊始而亦不及其祖張根爲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而致父無封金章宗泰和元年初命文武官官職俱至三品者許贈其祖當並及祖母元史封贈之制歸於考課至元二十年制每歲終考課第一考封官及妻第二考子弟承廕敘仕第三考封贈祖父母一品三代二三品二代四五六品封贈父母品級不及封贈者量遷官品七品六品止封一次至五品而上每加一品

封贈一次又封贈曾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竝與夫子同父母在仕者不封已致仕并不在仕者封之雖在仕棄職就封者聽父母應封而讓曾祖父母祖父母者聽讓不在本身而在父母與朱同又一條云父母曾任三品以上官亾沒生前有勳勞爲上知遇者子孫雖不仕具實跡赴所在官司保結申請量擬封贈無後者許有司保結申請此制則他代所無也明制初授散階京官滿一考及外官滿一考而以最聞者皆給本身誥敕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誥命六品以下授敕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凡封贈七品

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父職高於子則進一階父應停給及子爲人後者皆得貤封

後世官制不師古

案漢表云太僕秦官掌車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漢之尙書令是也有古貴而今賤者漢之校尉是也有名內而實外者侍中給事中之官是也有名武而實文者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也此古今沿革流遷之常無足異也若唐永淳元年魏元同上言選舉法弊曰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尙以僚屬

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掄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眞以僞尙書文爲眞周官制不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皆人君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掌其副貳爲攷其當否以將順匡救之于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賓興司馬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皆無關辟屬不知元同所讀是何周禮得毋以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從事悉任牧守遂上意成周時亦當如是耶此又非僅不師古之過也

逃官無禁

漢時朝廷無禁人擅去官之令聽其來去無所追問如賈琮爲冀州刺史有司有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朱穆爲冀州刺史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穆到任劾奏至有自殺者李膺爲青州刺史有威政屬城聞風皆引去陳寔爲太丘長以沛相賦歛無法乃解印綬去宗慈爲修武令太守貪賄慈遂棄官去凡令長丞尉各有官守乃竟聽其自去略不追問左雄疏云今之墨綬拜爵王廷而齊于匹庶動輒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也請自今守相長吏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遵法禁者錮

之終身若被劾奏逃亾不就法者家屬徙邊以懲其後黃巾賊起詔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據此知當時法綱之太疎矣

北齊官吏猥濫

後魏頗以吏治爲意不致猥濫及末造國亂政淆遂至宰縣者每多厮役士流皆恥爲之至北齊其猥濫尤甚元文遙傳文遙奏縣令乃治民之官請革其選于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乃召集神武門外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遣之士人爲縣令自此始以親民之官寄之厮役可以觀世變矣然攷

晉書趙王倫纂位時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滿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又會稽王道子傳孝武不親萬機與道子酣飲姏姆尼僧尤爲親暱竊弄其權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衞武官凡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用爲郡守縣令云云嬖人趙牙出自優倡道子以爲魏郡太守茹千秋本捕賊吏爲咨議參軍事又在北齊以前矣

晉人清談之習

清談之習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阮

籍嘗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蝨之處褌其
後王衍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
者以王樂爲稱首當時亦有斥其非者如裴頠著崇有
論以正之江惇著通道崇儉論以矯之卞壼斥王澄謝
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范甯亦謂王弼何
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應詹謂元康以來賤經尙道永
嘉之弊由此而俗尙已成終莫能變也自是競爲浮誕
遂成風俗裴遐善言元理音詞淸暢泠然若琴瑟嘗與
郭象談論一座盡服衛玠善元言每出一語聞者無不
咨歎以爲入微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後

過江與謝鯤相見欣然言論終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王衍爲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亦有未了每曰不知此生當見有能過之者否及遇阮修談易乃歎服焉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指同異瞻曰將毋同戎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桓溫嘗問劉惔會稽王更進耶惔曰極進然是第三流耳溫曰第一流是誰惔曰故是我輩張憑初詣劉惔處之下座適王濛來清言有所不通憑卽判之惔驚服向秀好老莊之學嘗注解之讀者超然心悟郭象又從而

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風遂盛潘京與樂廣談廣深歎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王僧虔戒子書曰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於麈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可見當時父兄師友所推究者惟老莊五經除易理外槪置不講而經學幾廢至梁武帝時始崇尚經學儒術稍振然究以經爲談辨之資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敕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簡文太子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議論往復甚見嗟賞其後周宏正在國子監發周易題譏與之論辨宏正

謂人曰吾每登座見譏在席使人凜然循文使戚衮說
朝聘儀徐摛與往復衮神釆自若循文皆自升座說經
張正見豫講筵請決疑義伏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每升
座講經生徒常數十百人袁憲與岑文豪同候周宏正
宏正將登講座適憲至卽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並在
座遞起義端辨論有餘到溉曰袁君正有後矣嚴植之
通經學館在潮溝講說有區段次第每登講五館生畢
至聽者千餘崔靈恩自魏歸梁爲博士性拙樸無文釆
及解析經義甚有理致舊儒咸重之沈峻精周官開講
時羣儒劉嵒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座北面受業是雖講

解經義仍與晉人清談無異於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增佛義虛浮之習依然未改蓋至隋平陳之後此風始息

魏晉中正之弊

東漢以來惟以察舉孝廉爲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貧緣勢利猥濫滋甚當時已有舉孝廉父別居之謠至魏文帝時從陳羣之議遂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附尚書選用是先清其原專歸重於鄉評以核其實立法未嘗不善故

一時鄉邑清議時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爲貶議由是沈滯累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閻乂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卞粹因弟裒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被廢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如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爲妻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爲中正遂貶預以清風俗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于蜀又被貶議由此遂廢劉頌嫁女于陳嶠嶠本劉氏子出養于姑遂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李含爲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訖除喪本州大中正以名義貶

含傅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爲五品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于前夫之子後遂合葬于前夫卞壺劾之以爲犯禮害義并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宏猶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溫嶠已爲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史以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下其品且中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徒舉爲青州大中正尚書謂毅旣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鑒等力爭乃以毅爲之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司徒王渾奏周馥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撿括精詳褒貶允當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二品司

徒不過洗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品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華爲延譽得居二品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閭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華恆爲州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陳慶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然進退人才權寄于下亦未有久而無弊者也如晉武爲公子時以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十二郡中正共舉鄭默以輩之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臺吏訪問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肎訪問怒言于中正

乃退爲尚書令史孫秀初爲郡吏求品于鄉議王衍將不許衍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獲濟何劭初亡袁粲弔其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曰岐前多罪爾時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謂畏强易弱也可知當時中正所品皆以意爲輕重正段灼疏中所謂九品訪人惟問中正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卽當途之昆弟是也中正積習歷魏晉及南北朝三四百年相沿不改選舉之弊至此而極矣

齊典籤之權

案南史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用籤前敘所論之事後書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掌之本五品吏耳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爲方鎮人主皆以左右親近爲典籤一歲中還都者數四人主輒問以刺史之賢否往往出於其口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故齊書孝武諸子傳論謂帝子臨州年皆幼小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州國府第先事後行飲食起居動應閒啓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己莫由此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甚也其見於列傳者如劉暄爲江夏王寶元郢州行事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須看妃索煮

朓喧曰已煑鵝不復煩此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籤趙渥渥啓其得失卽召還京安都王鏗舉動每爲籤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鼎復侯子響爲行事劉寅典籤吳修之等所奏武帝遣臺使檢校子響憤殺寅修之等武帝使戴僧靜往討僧靜曰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而忽遣軍西上耶僧靜不敢奉詔後子響以抗拒臺使被誅故明帝殺諸王無一不就典籤殺之者葢威行權重積漸使然耳

齊梁臺使之弊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宋元嘉中籍書賦稅皆責成郡縣孝武帝急速乃遣臺使自此公私勞擾齊初子良疏曰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或貪險崎嶇營求此役朝辭禁門形態即異暮宿郵縣威福便行脅遏津吏恐喝郵傳既望城郭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知所督先訶官吏却攝羣曹綷標寸紙一日數至四鄉所召莫辨枉直萬姓駭迫爭致餽遺今日酒諸肉飫即許附申明日禮輕貨薄復責科算及其犹菾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齎他境近則托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所綏云云又梁書賀琛傳亦有疏云今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大邦大

縣舟船銜命者非惟十數即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簷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故細民棄業流冗者多云云據此二疏知齊梁時臺使之弊矣

唐試士之法

李林甫大唐六典載試士之法初吏部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開元二十四年敕以爲權輕專令禮部侍郎一人知貢舉案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祠祭燕饗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科取人稍峻貞觀

已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筭凡正經有九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尙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爲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竝通其孝經論語老子竝須兼習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竝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爲通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爲通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爲通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會雜體者爲通凡明筭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

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爲通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爲第其有博綜兼學須加甄奬不得限以常科其宏文崇文館學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廕全高試取粗通文義太廟齋郎亦試兩經文義粗通然後補授考滿簡試其郊社齋郎簡試亦如太廟齋郎其國子監大成十員取明經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並口試仍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散官依邑令於學內習業以通四經爲限今細繹其文可想見有唐一代取士之式以此取人可得力學之士空疏者無僥倖之獲矣

宋道學僞學之禁

尢袤傳袤少從喩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閒程氏學稍震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敎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凡所謂廉介恬退踐履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待付出戒敕之袤卒後韓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識者以袤爲知言至於寧宗一時攻道學者鄭丙陳賈皆言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勿用而姚愈又論道學權臣

結爲死黨窺伺神器命草詔諭天下張巖張釜陳自強程松等皆前後請嚴道學之禁是皆阿附侂胄者也而亦有深惡朱子者林栗爲兵部侍郎朱子爲兵部郎官未就職栗與朱子相見論易西銘不合栗遷吏部趣之朱子以脚疾請告栗遂論朱某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望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太常博士葉適辨之曰攷栗之詞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自昔小人殘害

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捌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受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大罪善良受害無所不有及後適遷知泉州召入對有欲人臣息心旣往圖報方來之語時侂胄亦悔適奏及之自是禁綱漸疎至慶元僞學之禁蓋韓侂胄以趙汝愚之門及朱子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故設爲僞學之目以擠之一時隸名者五十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爲首待制以上十三人朱子爲首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爲首又

武臣三人士八八人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與朱子爲難者亦不獨一侂冑初王淮爲相除朱子浙東提舉台守唐仲友與淮同里爲姻家朱子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前後章十上淮乃擢陳賈監察御史與尚書鄭丙叶力攻道學故史言後慶元僞學之禁賈始於此也及朱子爲侍講疏論韓侂冑之姦侂冑恨之使優人王喜於上前峩冠濶袖效朱子進趨戲於上前朱子遂去而意猶未快擢胡紘監察御史紘挾未達時不見禮於朱子之嫌遂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子爲僞學罪首請禁僞學謂僞學猖獗圖爲不軌

引唐五王不殺武三思為說詔偽學之黨權住進擬用紘言也前御史劉三傑論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為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三傑又與沈繼祖進疏詆朱子又有選人余嚞上書乞斬朱子絕偽學攻嚞生平見於史者兩事一乞斬朱子一請加韓侂胄九錫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及朱子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時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於是門生故舊無一送葬者獨一辛棄疾為文往哭之亦可慨也蓋攻偽學者本始京鎧（即京鏜侂胄傳作鎧）為鎧薦劉德秀為諫官首論留正

引僞學之罪也逮鎧死侂胄亦稍厭前事而張孝伯亦言不弛黨禁恐後報復侂胄以爲然於是追復汝愚朱子職名留正周必大徐誼等皆先後復官而僞學之禁寖解蓋道學僞學皆小人設爲此名以陷害善良者朝廷不能杜其惡習挽其澆風乃隨波逐流復如昔時元祐黨禁使賢人君子無一得容其身而後已殊非治世之事矣

南宋文字之禍

胡銓先以詆和議謫監廣州鹽羅汝楫劾其橫議除名編管新州守臣張棣又訐其與客唱酬怨謗再移瓊海

呂愿中又告李光與銓作詩譏訕乃又移昌化軍趙鼎竄潮州又移吉陽軍秦檜令本軍月具存亾申省鼎知檜必殺己遂不食而死張浚竄連州又徙永州此數人檜忌之最深凡與之交際者亦必羅織之以銓株連者如王庭珪旣以作詩贈銓得禍而銓先謫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謫知安遠軍又有安興吳師古鋟銓疏以傳流袁州通判方疇亦以通書於銓除名編管永州以鼎光株連者如葉三省王遠王超旣以通書趙鼎李光得禍吳元美又以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爲人首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以

張浚株連者江西運判張常先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書上之連逮數十人檜嘗書銓鼎光浚等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趙汾之獄其父鼎已死檜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誣與銓光浚等謀大逆所株連一時名士至五十三人會檜死始得解亦有不與銓等相涉偶語言文字稍觸其忌即遭其誣陷者如程瑀等之以論語得罪則以瑀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謂孔子不欲陰中人洪興祖序之魏安行鋟之故皆及禍趙令衿又以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檜姪壻汪召錫所告安置汀州後再入趙汾獄幾死又胡舜陟以非

笑朝政下獄死黄龜年以論檜貶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闔浙大水白諤有變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高登亦以考試策問闔浙大水之由郡守以達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進士黄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内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州徑山僧清言以謗訕被黥何兌誦其師馬伸在靖康圍城中乞存趙氏檜以爲分己功編管英州鄭圮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譃講和之語圮竄容州子展竄德慶檜又疏禁野史許人首告并禁民間結集經社偶有觸犯即橫遭誣害甚至司馬伋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所

箸者其一時威燄懾人一至於此

歷代科場之弊

唐時取士有通榜之例如陸贄知貢舉以崔元翰梁肅所舉皆得取中韓愈遇舉子有才者輒爲延譽亦往往得售是也時尙無糊名之例果甄拔無私人亦無異議亦有狥私者唐錢徽知貢舉殷文昌囑以楊渾之李紳囑以周漢賓已而二人皆不中取中者有李宗閔之壻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劾奏徽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覆試被黜者孔溫業趙存約等十人徽宗閔汝士皆坐貶此唐時科場之弊也至五代時如桑維翰

應舉鄭珏會試皆以張全義囑得售崔梲知貢舉桑維翰素惡孔英無行向梲言之梲不喻其意反擢英及第此勢利之弊也後唐清泰中盧導知貢舉薛居正以劉濤薦取中申文炳知貢舉李度工詩樞密使王樸録其句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以薦遂擢第三人雖非勢利究亦弊也至聶嶼與趙都同赴舉都納賂于鄭珏嶼因不捷大詬珏懼俾俱成名是直行以賄賂矣後同光三年裴皞知貢舉所取符蒙正等干物議詔盧質覆試尚無黜落皞免議周廣順中趙上交知貢舉以李觀詩賦失韻被黜譴上交官顯德中楊樸劾劉濤考試不公命李昉

覆試黜者七人濤坐謫劉溫叟亦以考進士因譖左遷是科場舞弊之罰僅止降職宋卽因之開寶中李昉知貢舉徐士廉訴昉不公帝命覆試黜落甚多昉責授太常卿眞宗時劉師道以弟幾道舉進士時已糊名囑考官陳堯咨於卷中識號得擢第事泄幾道落籍師道堯咨俱降謫惟王欽若知貢舉任懿托僧惠秦賂以白金會欽若已入院囑門客達於欽若妻李李遣奴入院書懿之名於其背遂得中事泄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坐貶是納賂舞弊僅止降謫當局者且反得委卸沿及明代其弊更有甚焉者矣唐寅與江陰富人徐經

同舉遂同入京會試梁儲為延譽於陳敏政適敏政與李東陽同主會試策題以四子造詣為問乃是許魯齋一段文字通場皆不知敏政得二卷將以為魁而給事中華昶劾敏政鬻題時榜未發詔東陽覆閱二人卷皆不在取中坐經嘗謁見敏政寅嘗乞敏政作序俱黜為吏敏政致仕昶以言事不實被調定讞時並未實其關節之罪也又歸安人韓敬嘗受業於湯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為他校官所棄賓尹越房搜得兼取五人他校官皆效尤競相搜取共十七卷賓尹又以敬卷強總裁蕭雲舉王圖錄為第一及廷對賓尹又為敬貪緣第

一後賓尹去官敬亦告病事隔三年會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有私御事孫居相幷賓尹事發之議不及賓尹給事中孫振基請並議亦僅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振基再劾時賓尹已去官敬惟謫行人司副而已是明代科場舞弊之罰較前代更爲弛縱矣

天子駕六馬

攷續漢書輿服志劉昭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公羊氏說同許愼從之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荀子修身

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李斯列傳云人生居世閒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云六元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然攷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應麟補注云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應麟據逸周書以證六馬爲非是六馬之制不獨秦漢有之晚周之時已有之矣

天子士皆用笏

案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注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又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荼讀爲舒詘謂圓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惟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命者也書之于笏爲失忘反蓋笏之制其來久矣自天子至士皆用之今此笏字當作曶从勿譜音从曰象形俗訛从

曰者非笏則徐氏新附字說文所無也

戈戟之制

攷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孑戟也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又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江氏永曰戈戟皆有曲胡而異用以春秋傳攷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摏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晳而傷苑何忌刜林雍斷其足當

亦是戈胡擊之蒯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穎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擬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樂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横直皆三寸其閒甚狹何能鉤人出于井蓋鉤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樂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觀此則戈戟相似而實異用也

夷狄之數互異

案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夏官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五戎六狄之數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九夷西面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蓼蕭箋維師謀我應注與釋地同職方及秋官布憲注與明堂位同按爾雅李巡本四海下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惟李巡有之孫炎郭璞本皆無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明堂位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卽九夷在東方八蠻在

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不甚明故不定也

古人名字相配

許氏說文㫃部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古人名㫃字子游又云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旗也又石部云碫厲石也鄭公子碫字子石又黑部黬雖晳而黑也古人名黬字子晳是名字相配也案盧植校定禮記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縶也盧氏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今攷詩白駒縶之維之傳縶絆也禮記月令則縶騰駒是縶爲維絆義說文頁部顯頭

明飾也从頁㬎聲與縶義無涉革部韅箸掖鞥也从革顯聲又釋名釋車云䪾維也橫經其腹下也與維絆義合故名縶字子顯依說文當作韅盧氏校定作䪾者漢人隸省也

稽首禮最重

案太祝辨九𢷬一䭫首二頓首三空首注云䭫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三者相因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云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䭫首者䭫謂䭫留之頭至地多時則為

䭫首䭫首頓首俱頭至地但䭫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即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䭫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乃用之也

章服尊卑之制

諸儒解尚書五服五章皆以意說經竝無所據就其說攷之鄭說爲長據伏生大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說上遺日月星辰下遺粉米

黼黻以五色爲五章既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不分衣裳繪繡以作繪爲一章以璪火山龍合爲一鄭注大傳亦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爲黃璪水艸蒼色而以爲赤元或疑焉大傳之說其謬可知孔於五服則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於作服則以爲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璪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正義天子日月至黼黻十二章諸侯龍至黼黻八章士璪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五服卿大夫不同當加黼黻爲六章孔不言略之也孔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璪火粉米黼黻尊者在

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璪火故以尊卑差之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所尊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璪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此說遺去宗彝以粉米爲二章服之制專爲欲辨尊卑三等諸侯豈無分別正義雖以雜記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證諸侯同爲一等究屬牽強帝王之制相因周卿大夫爲一此分爲二古者尊卑降殺以兩諸侯自龍以下八章則較天子少四章大相懸絕必無此理衣從上數裳從下數黻

空無據孔說不足信也惟鄭云作服者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攷周禮春官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意謂周制王以大裘代三辰袞卽龍鷩卽華蟲毳卽宗彝希卽粉米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則虞周之制損益相因卽降殺以兩配合甚爲有理故知鄭說是也惟上公置孤卿一人周道尙文其服與卿大夫又

別虞時質樸孤與卿大夫無別皆服粉米而下以此推之則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韋弁非爵弁

案宋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卽爵弁其說甚新不可信攷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僞孔傳云雀韋弁似卽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諶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

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則孔疏於此傳原不深信且即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靺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于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云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卽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以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

弁卽爵弁士于禮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昏禮士喪禮旣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旣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蓋祥道與陸佃皆王安石客安石說經旣刱造新義務異先儒故祥道與陸佃亦皆排斥舊說由一時風氣所趨無庸深詰也

深衣之制

深衣之制衆說糾紛江永據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云如裳前後當中者爲襟爲裾皆不名衽惟當

旁而斜殺者乃名衽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攷說文云衽衣裣也裣即襟永以裳之前爲襟而旁爲衽說文乃以衣襟爲衽則不獨旁爲衽矣又爾雅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則裳之下皆名衽不獨旁矣然方言曰褸謂之衽郭璞注云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衽義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際也云裳際則據兩旁矣永之所攷蓋據郭璞後說也又劉熙釋名云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也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證以永說謂

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卽釋名所云倨裾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衽則卽釋名在旁襜襜之義也其釋經文衽當旁三字實非孔疏所能及至後辨續衽鉤邊一條謂續衽在左前後相屬鉤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鉤邊在漢時謂之曲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于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孔疏合續衽鉤邊爲一其說亦攷證精核遠勝前人矣

周之九服

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内餘八各

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五十里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必以王制所言爲殷制者此中國方三千里上稽之唐虞及夏初疆域皆不合下攷之周禮亦不符故推以爲殷湯承夏之衰而然周公輔成王復禹之舊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

九州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也又大行人職所說與職方同而以蠻服爲要服其下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于要服下言九州之外則要服之內爲九州矣鄭注皐陶謨云禹敷土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

當甸服其弼當男服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弼當衞服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周之九服即禹弼成之五服而分爲九者也

井田溝洫不同制

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云凡

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攷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

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
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畞方百步
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
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賦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
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賦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
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
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按遂人云夫閒有遂十
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
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畞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

澮而川周其外若九一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旣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閒縱者分夫閒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界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閒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溝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

而川周其外川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川相去逆故㘴爲自然川也此井田溝洫之制創之三代相因不變者也

呵引之制

案宋史禮志有呵引之制一條但言兩人呵引而制未詳職官志贊引一條云舊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緋衣雙引仍傳呼注云開寶中學士止令一吏前導亦罷傳呼唯謝恩初上日雙引傳呼淳化四年令東宮三少尚書丞郎入朝以緋衣吏前導並通官呵止三品以上用朝堂驅使官餘用本司驅使官又王旦傳駕

還旦子弟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又王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壖自言出入訶導不自安因賜第定安坊又閻日新言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丞郎舍人以上導從前呵止太盛難以趨避望令裁滅陳襄文昌雜録云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一人緗衣執杖依次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　國朝故事御史中丞莅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金史儀衛志百官儀從正從一品邀喝四人正從二品邀喝三人三品以下無闌外官之邀喝惟隨路副統軍則

不邀喝凡所謂呵引引喤騶呵導從訶止訶導遨喝古以爲入殿之儀而後世不然今百官之喝道乃沿明制而明史於儀衞職官皆無所紀惟通雅車類有云北都自萬歷末年四品以下乘小轎喝道今京官喝道者獨三品以上及御史之巡城者又不同矣

經史雜記卷六終